

敢觀

舞台
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 形體劇場是這樣煉成的

## ——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《熱血軀體》

年近歲晚，不管是「世界大事」、「香港要聞」都總要做年結，香港劇壇也不例外。多位香港藝評人在專業評論頻道《演藝風流》( @RTHK2 )，特別提到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」在2013年所標舉的「形體訓練」專業特別值得注視，尤其這將為鄧樹榮於2014年開辦的「形體劇場訓練學校」揭開序幕。文：梁偉詩 圖：鄧樹榮戲劇工作室



打從2011年辭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一職，鄧樹榮便自立門戶開創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」。工作室專注探討形體表演藝術的種種可能性，包括設立駐場導演/ 研究員、駐場演員/ 研究員，並積極培養其身體意識、加強演藝工作者的「身體與空間」敏感度。其中為未來「形體劇場訓練學校」打響頭炮的，更是發表於2013年12月的《熱血軀體》，別開生面地為香港劇場觀眾，帶來一齣香港劇場前所未見的展演。《熱血軀體》的宣傳語是：「這不是一個正式演出，但卻會為您帶來超凡的體驗。」的確如此，《熱血軀體》可能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戲劇/ 劇場演出，然而，它卻把種種形體表演的元素細細分拆，從三個核心部分，展示出「形體劇場是這樣煉成的」。

### 一減一加 令人大開眼界

首先是「形體與空間」。由四位演員在麥哥利小劇場中自由奔走，又嘗試做出平日難以做到的身體動作，如凌空拱橋、跳躍、拉筋等，展示出個別軀體的局限所在。然後再加上想像力，與小道具做對手戲。第二部分則慢慢進入「形體訓練」的核心，《熱血軀體》先後在最基本的形體表演上，加上風、火、水、土幾種元素，「一減」（最基本的、「一加」（加上演員想像場景的）之間，突顯出形體最原始狀態，與如臨某種特定場景的區別。如日常走路，跟走顛簸山路之間，便得依賴演員的調節並添加形體創意。最後一部分為實際的劇本演出，先是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」駐場導演/ 研究員黃俊達，用剛才第二部分提及的「減法+加法」，演出貝克特《無言劇》選段；再來就是另外三位駐場演員/ 研究員演出經典劇目《慾望號街車》選段。

前後歷時三個小時的《熱血軀體》，座上客如

我者比想像中更大開眼界——究竟形體劇場的核心理論方法，如何應用在寫實及抽象的表演上，觀眾一直不得而知，往往只是在最後的舞台表演上看到「已完成」的表演成果。而《熱血軀體》不斷並置「減法+加法」的差異。形體表演的核心元素，演員除了要有優秀身體/ 表演條件，還得有專業方法讓肉身被培養成「飛花摘葉皆可為劍」的「敏感的主體」。最令人震驚的表演，也包括駐場演員/ 研究員彭佩嵐 (1) 唸出《伊迪帕斯王》的女主角台詞後，(2) 再用自己的原始聲音演繹「前語言」的情緒，(3) 最後將兩者融合「聲演」那位絕望的母親……觀眾無不被這幾句耳熟能詳的獨白深深打動。

### 讓身體成為「利器」

換句話說，如果寫作人是從專業的語言訓練/ 培養，讓文字書寫變成隨心所欲的肌肉；演員就是從專業的形體訓練/ 培養，讓身體自頂至踵變成無所不為的利器。如果說形體劇場，是關於身體的表達；毋寧說，《熱血軀體》是一次以身體為表達基礎的訓練和創作過程的徹底暴露，更是本港專業劇團發展史上的首次「正面全裸」，乾乾脆脆把形體劇場解剖個透。當然，這也可以追溯到鄧樹榮早年深受俄羅斯劇場導演梅耶荷德「完全演員」、「完全劇場」觀的影響，對於劇場演員有着非常高的要求。因此，鄧樹榮傾向從廣義角度重新了解技巧與表演的關係——訓練演員必須將各種潛能盡量發揮出來，身體才是最重要的表演工具，語言反倒只是當身體發展到某一階段才產生出來的溝通工具。無怪乎，身體的訓練既是梅氏，也是鄧樹榮對於表演理論探索的關鍵。

假使在這一點上有所理解，便不難明白鄧樹榮在過去三個版本的《泰特斯》的不同處理。《泰

特斯》2008年於第36屆香港藝術節首演，嘗試如何簡約又示現張力，大會堂近乎零佈景，也近乎沒有音樂，主要以燈光渲染故事。《泰特斯2.0》進一步實驗不依賴語言，透過身體講故事的劇場呈現方法：語言不是惟一，還有呼吸、動作、面部表情、聲音及空間移位，使得形體演出更為有機。《泰特斯2.0》甚至讓蛰伏在台下的演員們當眾穿上「戲服」，再在台上輪番講述《泰特斯》的故事。演員的演出面向觀眾而非面向對手，在正式演出中營造出「排戲」狀態。《泰特斯2012》更干脆把《泰特斯》與《泰特斯2.0》的特色融合，再加上類近於倫敦環球劇場（按：香港場地為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）的空間特點，造就出既簡約又靠近莎劇格局的「鄧樹榮《泰特斯》」。

### 進電影院看劇場實錄

如果觀眾注意到近日在安樂院線播映的《馴悍記》和《第十二夜》的「倫敦環球劇場現場實錄」，大概感受到莎士比亞於1599年曾經實實在在營運過的倫敦環球劇場，如此傳統的舞台空間，也可以出現實驗性強的後現代《馴悍記》。事有湊巧，《泰特斯2012》在2012年5月，更以應倫敦環球劇場的邀請，參加「2012倫敦文化奧運之環球莎士比亞戲劇節」，成為第一個在倫敦環球劇場上演的粵語製作（按：近月《泰特斯2012》也被製作為「倫敦環球劇場現場實錄」電影院版在香港上映）。《泰特斯》三版本作為鄧樹榮近年的代表作，也充分地展現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」明確的藝術風格：簡約美學、形體劇場——從《熱血軀體》，我們終於窺見鄧樹榮如何以獨特的簡約劇場美學風格，將莎士比亞的暴力幻化成華美、優雅的戲劇場面，亦深深體會到，原來，形體劇場是這樣煉成的。

# 勾勒賞析梵志登

從兩年前開始聆聽梵志登來港樂 (HKPhl) 履約前的「試水」音樂會至今，陸陸續續聽了他指揮的節目已有七、八場之多，而仍未有一語對其褒貶，既是靜觀此位「第八任」音樂總監與港樂的磨合效用，也是樂看本港樂迷為其技藝所迷，除了上座率一路飆升，近期更出現整齊鼓掌以示起哄之象。此際發文，正其時也。

12月13日星期五，曲目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與蕭斯塔科維奇的《第五交響曲》。梵志登其人形體雖不算高大，但頗魁梧厚實，加上略為「寒背」，一顆碩大的腦袋在其接近全禿的髮式掩映下，於指揮樂曲時左右顧盼上下晃蕩，與其說他的形格略近卡通版的《功夫熊貓》男主角，不如說他的身手更像三角特種兵的率隊軍曹。因為在指揮樂隊的表演中，他的動作迅捷凌厲，引導或指令音樂的意圖清晰明確，完全像一位荷里活出品中非少林非武當的「功夫」大師在演示某種武功。所以，他日漸受到香港樂迷們的喜愛是有跡可循的，因為古典音樂的內涵是無法量化的，但梵志登大師的指揮身手，在各種節奏和音量變化中層出不窮的力道和姿式，是充滿可觀的娛樂性的，這才是他受香港樂迷歡迎的重要元素。

入座率提高，當然可喜可賀。梵志登這方面功不可沒。但是上半場與寧峰的小提

琴協奏曲，已經不能用「差勁」來形容了，對於貝多芬的這部超凡入聖的作品，崇高與輝煌的亮度與深度皆無，只剩冷硬、機械式的乒呤乓啷和寧峰自我打發的溫吞吞琴聲。荒蕪，內涵上完全是舉目一片荒蕪。如果打一個比方，假設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是一盤灑金箔加海膽的海鮮濃湯的話，那他們該晚端出來的，只是一盤暗淡啞綠的豌豆糊，無從細究。

下半場的蕭斯塔科維奇《第五交響曲》，是整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交響曲沒有一。此曲創作於三十年代蘇聯「肅反」時期，蘇聯的大批知識分子、藝術家乃至軍政要人都被逮捕和秘密處決了；蕭斯塔科維奇的歌劇被《真理報》點名批判，他的《第四交響曲》的首演被當局勒令取消。在人人自危的「紅色恐怖」中，作曲家面臨生命隨時「被消失」的危厄，創作了這首充滿嘲諷和控訴暴力極權的《第五交響曲》。據作曲家的好朋友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Rostropovich 回憶，這首交響曲很快被批准演出了——因為其中有好些「革命取得勝利」的進行曲段落，但是實際夾雜了挖苦匪徒們的粗鄙醜陋的諷刺曲調。《第五交響曲》的首演成了當時的一件大事，那個晚上，聽眾們與互不認識的人彼此擁抱，相看流淚，並且久久在音樂廳外不願散去。這在原本相識卻常年

不敢打招呼（怕被政治問題牽連）的社會，自然是藝術解除冰封的壯舉。

梵志登的演繹，我本是抱有期望的，然而從第一個簡潔的樂句開始，他就不能展現蕭氏那冷冽而神經質的筆觸，刺入一種怔忡不安的恐怖生活層面。相對之下，他的坑坑窪窪的線條（旋律）只顯示他缺乏蕭斯塔科維奇的細膩——儘管表面上梵志登以要求精準和紀律嚴明為尚，但蕭斯塔科維奇的細膩音樂質量，是要細膩到進入聽覺神經末梢還能激起光亮的樂聲，否則不入不得這位蘇俄才子的法眼的。

蕭斯塔科維奇更多的音樂記述，在《第五交響曲》裡留下的人生迷茫、困頓、唏噓，以及對蘇聯社會上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的嘲諷式呈現，在梵志登的指揮棒下全都似是而非逾淮而積。面對帝俄時代的精英才子、蘇聯時代最敏感脆弱的心靈的大作曲家的作品，特種兵軍曹嗚哩單刀演奏出的只能是直接的樂隊音樂，這種簡單的喧鬧式演奏達到的效果就是「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新階段」更歡天喜地了，



■《梵志登的蕭五》音樂會後，梵志登與樂隊謝幕。香港管弦樂團提供

演繹，上半場是莫扎特的雙鋼琴協奏曲 K.365，由一對年輕優秀的荷蘭兄弟聯手演奏，形式上可喜，音樂上仍無從細究。恰巧我的鄰座有一位對音樂很有品味的陌生女子，我們在音樂廳不期而遇，但都對梵志登的演繹感到過於表面化。

下半場是馬勒的《第四交響曲》，一首作曲家即將榮歸故里、執掌維也納歌劇院之前創作的風光無限的作品。那裡面充滿對故國湖光山色、牛鈴炊煙的幸福回憶，更有遙看星河、登臨飛仙的躊躇滿志的人生寄望，而第三樂章是完全安靜的一闕慢板，如同在維也納森林的草地上徐緩徜徉。梵志登自始至終充滿自信，雖然他指揮樂隊的演奏明快而精細，但奏出來的馬勒音樂是時靈時不靈，表面上沒有差錯，但含意上經常「簡單直接」。第三樂章的結束卻奇蹟般的溫馨美妙！

但第四樂章，一個女高音歌頌「天國般的生活」，表現的意境又差強人意了。鄰座的女子說，他的整首演繹，根本是「雜亂無章」，比我說得還犀利，真是難得。

文：蕭威廉

尤其是結束部的高潮，簡直是形勢大好，高歌猛進的凱旋樂式，完全流失了蕭斯塔科維奇在第一、第二小提琴部描述的抽搐式到處在拉警號、到處在冒青煙的駭人音樂意象——「革命」成功時，所有人都將是犧牲品了！所以在首演時，那些聽懂的知識分子和蘇聯公民彼此擁抱、落淚，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恍然大悟了，怎能不激動淚奔？梵志登這時笑吟吟地轉過臉來，興高采烈地向掌聲示好鞠躬，應該是覺得幹得好吧？要不然怎會在美國獲獎呢？（《Musical America》）是本已停刊的雜誌，之後只在網上銷售電子版，此雜誌前年選梵志登為「年度指揮」。

12月19日，我聽了他2013年的最後一套